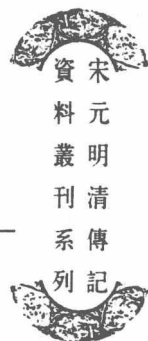


宋元明清傳記
資料叢刊系列

宋代傳記 資料叢刊

本社影印室 輯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宋元明清傳記
資料叢刊系列

宋代傳記 資料叢刊

本社影印室輯

12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明·錢士升 撰

南宋書·列傳

卷三三—六〇

清嘉慶二年（一七九七）南沙席氏刻本

徐誼樓鑰等列傳第三十三

南宋書卷第四十一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徐誼 劉光祖 詹體仁 彭龜年 黃裳 羅點

徐誼字子宜温州人累官太常丞孝宗臨御久事皆上決執政惟奉旨而行誼諫曰若是則人主日聖人臣日愚陛下誰與其功名乎及論樂制誼對以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上改容曰卿可謂不以官自憐矣光宗初受禪誼奏三代聖王有志誠而無權衡遷左司郎中孝宗疾棘上久稽定省誼入諫退告宰相曰上目瞠不瞬意思恍惚真疾也宜進皇子嘉王參決孝宗崩上不能喪祭奠有祝有司不敢攝百官皆未成服及將禪正憂懼仆於殿庭而去誼以書譙趙汝愚曰自古人臣欲爲忠則忠爲姪則姪忠姦雜而能濟者未之有也公內雖心惕外欲坐觀非雜之謂歟

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汝愚問策誼曰此大事非憲聖太后命不可
寧宗卽位侂冑以賞薄缺望誼告汝愚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
愚雅器誼除授建明多咨訪誼隨事裨助不避形迹怨者甚衆嘗
勸汝愚早退汝愚亦自請名在屬籍不宜久司揆事願因阜陵訖
事以去寧宗已許之侂冑出入禁中無度誼密啟汝愚無計防之
乃直面諷侂冑疑將排已首謁誼退束裝冀誼還謁留之通
殷勤誼不往吏部侍郎彭龜年論侂冑罪狀侂冑疑汝愚誼知其
情益怨恨以御史劉德秀疏責誼南安軍安置久之爲江淮制置
使初金攻廬楚不下留兵綴濠州以待和時時抄掠淮人在建康
者以數十萬計誼晝夜拊循益張備禦請專捍敵勿從後移知隆
興卒誼嘗與紹興老將接於行陣之法分數奇正皆有指授爲圖
式後謚忠文

劉光祖字德修簡州人登進士第廷對言陛下睿察太精宸斷太嚴求治太速喜功太甚又言陛下躬擐甲冑間馭毬馬一旦有警豈能親董六師以督戰乎夫人主自將危道也臣恐毬馬之事敵人聞之適以貽笑不足示武淳熙五年召對論恢復事曰人臣獻言不可不察其一不量可否勸陛下輕出驟進則是卽日誤國其一不思振立苟且偷安則是久遠誤國光宗卽位殿中侍御史闕上方嚴其選宰臣留正舉光祖上曰久在朕心矣光祖入謝因論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本朝士大夫學術議論最爲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至慶歷嘉祐盛矣不幸壞於熙豐之邪說疎棄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羣凶得志其論旣勝其勢旣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譏貶道學之說

中更外艱去國六載已憂兩議之各甚而恐一旦之交攻也逮臣復來其事果見因惡道學乃生朋黨因生朋黨乃罪忠諫嗟乎以忠諫爲罪其去紹聖幾何劾罷戶部尚書葉翥中書舍人沈揆結近習圖進用言比年以來士大夫不慕廉靖而慕奔競不尊名節而尊爵位不樂公正而樂軟美不敬君子而敬庸人旣安習以成風謂苟得爲至計良由前輩老成零落殆盡後生晚進議論無所據依學術無所宗主正論益衰士風不競幸詔大臣妙求人物朝野所共屬者一二十人參錯立朝國勢自壯孝宗不豫上久不過宮光祖致書留正趙汝愚曰上未過宮宰執不可歸安私第林陳二閫自以獲罪重華日夜交謀其間宜用韓魏公逐任守忠故事以釋兩宮疑謗大臣亦當收兵柄密布腹心俾緩急可仗寧宗卽位遷起居郎集議卜孝宗山陵與朱熹皆謂會稽山林土薄水淺

乞議改卜既而熹與祠光祖言漢武帝之於汲黯唐太宗之於魏徵仁宗之於唐介皆鼂怒旋悔熹爲今宿儒又非三臣比一旦無故去之可乎不聽爲劉德秀劾罷韓侂胄擅朝遂目士大夫爲僞學禁錮之光祖撰涪州學記謂學之大者明聖人之道以修其身而世方以道爲僞小者治文章以達其志而時方以文爲病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諫官張釜指爲謗訕比之楊惲謫房州吳曦叛光祖白郡守焚其榜通衢且馳告帥守監司連衡以抗賊曦誅則以書屬宣撫楊輔講行營田前日利歸吳氏者悉收之公上以省餉軍費侂胄誅知潼州府請改正憲聖慈烈皇后諱曰先皇后崩以郊禋期迫六日宣遺詔改從本日從之卒諡文節趙汝愚稱光祖論諫激烈似蘇軾懇惻似范祖禹世以爲名言

趙體仁字元善浦城人光宗卽位累除太常少卿陞對首陳父子

至恩之說謂易於家人之後次之以睽睽之上九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夫疑極而惑凡所見者皆以爲寇而不知實其親也孔子釋之曰遇雨則吉羣疑亡也蓋人倫天理有間隔而無斷絕方其未通也湮鬱煩憤若不可以終日及其泮然而釋如遇雨焉何其和悅而條暢也伏惟陛下神心昭融凡厥疑情一朝渙然以承兩宮之歡以塞兆民之望孝宗崩體仁率同列抗疏請駕詣重華宮親臨祥祭時趙汝愚將定大策密令體仁及徐誼達意少保吳玠請憲聖太后垂簾爲援立計時議大行皇帝諡體仁言壽聖皇帝事德壽二十餘年極天下之養諒陰三年不御常服漢唐以來未之有也宜諡曰孝卒用其言孝宗將復土體仁言永阜陵地勢卑下非所以妥安神靈與宰相異議者竟以論山陵事罷之退居霅川日以經史自娛人莫窺其際始體仁使浙右時蘇師旦以胥吏

執役後倚佞胄躡躡大官至是遣介通殷勤體仁曰小人乘君子之器禍至無日矣未幾果敗佞胄建議開邊一時爭談兵以規進用體仁移書廟堂言宜遵養俟時皇甫斌自以爲將家子好言兵體仁謂斌必敗已而果敗開禧二年卒真德秀從其游問居官泣民之法體仁曰盡心平心而已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世服其確論

彭龜年字子壽臨江軍人薦除太學博士劉光祖以論吳端徙龜年貽書宰相云祖宗嘗改易差除以伸臺諫之氣不聞改易臺諫以伸倖臣之私光宗不朝重華宮龜年以書譙趙汝愚言宰相侍從臺諫但能仗父子之義責望人主至於疑問之根盤固不去曾無一語及之今內侍間謀兩宮者固非一人獨陳源在壽皇朝得罪至重近復進用外人皆謂離間所自宜亟發威斷首逐陳源然

後負罪引慝以謝壽皇使父子歡然宗社有永尋除起居舍人龜
年述祖宗之法爲內治聖鑑以進光宗曰祖宗家法甚善龜年曰
臣是書大抵爲宦官女謁之防此曹若見恐不得數經御覽光宗
曰不至是他日龜年奏臣所居之官以記注人君言動爲職車駕
不過宮問安如此書者又數十矣恐非所以示後有旨幸玉津園
龜年奏不奉三宮而出宴遊非禮也又言陛下誤以臣充嘉王府
講讀官正欲臣等教以君臣父子之道臣聞有身教有言教陛下
以身教臣以言教者也壽皇病革連三疏請對不獲命屬上視朝
龜年不離班位伏地扣額久不已血漬髭鬢光宗曰須用去龜年
言陛下屢許臣一入宮則又不然內外不通臣實痛心同知樞密
余端禮曰扣額龍墀曲致忠懇臣子至此爲得已乎上云知之寧
宗受禪是夕召對寧宗感額云前但聞建儲之議豈知遽踐大位

泣辭不獲至今震悸龜年奏此乃宗祏所係陛下安得辭因奏往
朝南內定過宮之禮寧宗朝泰安宮至則寢門已閉拜表而退時
議欲別建泰安宮而光宗無徙宮之意龜年言古人披荆棘立朝
廷尚可布政出令況重華一宮豈爲不足者於是宮不果建遷中
書舍人劉慶祖已帶遙郡承宣使而以隨龍人落階官龜年繳奏
上批可與書行龜年奏臣非爲慶祖惜此一官爲朝廷惜此一門
耳使不可行豈敢因再令而遂書哉一日御筆朱熹黃裳陳傅良
等十人姓名示龜年云十人可充講官否龜年對曰陛下若招徠
一世之傑如朱熹輩方厭人望不可專以潛邸學官爲之龜年知
事勢將變會暴雨震雷因極陳小人竊權號令不時之弊充金國
弔祭接伴使初朱熹與龜年約共論韓侂冑之姦會龜年護客熹
以上疏見紉龜年聞之陸奏云始臣約熹同論此事今熹旣罷臣

宜併出不報迨佞胄用事權勢重於宰相於是條數其姦謂不去
必爲後患上覽奏甚駭曰佞胄朕之肺腑不謂如此批下中書予
佞胄祠已乃復入龜年上疏求去詔佞胄與內祠龜年與郡慶元
二年以呂棐言落職龜年善惡是非辨析甚嚴晚既投閒悠然自
得自僞學有禁士大夫鮮不變者龜年於關洛書益加涵泳扁所
居曰止堂蓋始終特立者也聞蘇師旦建節曰此韓氏之陽虎其
禍韓氏必矣及聞用兵曰禍其在此乎卒後佞胄誅賜諡忠肅
黃裳字文叔普城人調巴州通江尉時蜀中餉師名爲和糴實則
取民裳賦漢中行諷總領李夔夔爲罷糴民便之遷國子博士光
宗登極裳進對謂中興與守成不同出攻入守當據利便之勢不
可不定行都富國強兵當求功利之實不可不課吏治捍內禦外
當有緩急之備不可不立重鎮遷嘉王府翊善講春秋王正月曰

周之王卽今之帝也今之郡縣卽古之諸侯也故春秋必書王正月所以一諸侯之正朔今天下境土比祖宗時不能十之四然猶踰吳蜀荆廣閩越二百州任吾民者二百州守也苟不能統御何以服之王意益向學於是作八圖以獻曰太極曰三才本性曰皇帝王伯學術曰九流學術曰天文曰地理曰帝王紹運以百官終焉王謂人曰黃翊善之言人所難堪惟吾能受之他日王過重華宮壽皇問所讀書王舉以對壽皇曰數不太多乎王曰講官訓說明白忧心樂之不知其多也裳久侍王邸每歲誕節則陳詩以寓諷嘗製渾天儀輿地圖欲王觀象則知進學如天運之不息披圖則思祖宗境土半陷於異域而未歸其後又以王所講三經爲詩三章以進王喜爲置酒手書其詩以賜之王嘗侍宴宮中從容爲光宗誦酒誥曰此黃翊善所教也紹熙三年試中書舍人時武備

寢弛裳論荆襄形勢居吳蜀之中其地四平若金人擣襄陽據江陵按兵以守則吳蜀中斷此今日邊備之最可憂也宜分鄴清兵一二萬人屯襄漢間以張形勢不省未幾除給事中趙汝愚同知樞密院御史汪義端醜詆汝愚裳奏汝愚如青天白日奴隸知其清明義端所見皆奴隸之所不如不可以居朝列於是義端與郡裳在鎖闥甫一月封駁無慮十數韓侂胄落階官裳繳其命光宗不過重華宮裳苦言之上曰內侍楊舜卿告朕勿過裳請斬舜卿不報裳嘗病疽及是憂憤創復作又奏臣竊惟致疑之因有四陛下母乃以焚廩浚井之事爲憂乎壽皇之子陛下一人壽皇之心憂陛下甚切有以知其必無也又無乃以肅宗之事爲憂乎壽皇當未倦勤親挈神器授陛下明皇之事不可同日而語又無乃以衛輒之事爲憂乎輒與蒯瞶父子爭國壽皇病且老以天下付陛

下非有爭心又無乃以孟子責善爲疑乎壽皇願陛下爲聖帝責善之心非賊恩也以理推之初無一之可疑者乃若貴爲天子不以孝聞敵國聞之將肆輕侮此可疑也小人將起爲亂此可疑也中外官軍豈無他志此可疑也及今幡然改過整聖駕謁兩宮以交父子之歡則天下慕義矣會壽皇不豫中外憂危裳抗聲諫上起入宮裳挽其裾隨之至宮門揮涕而出乃連章請外謂臣職有三曰待制曰侍講曰翊善今不過宮有虧子道前後三諫不加聽是待制之職可廢也不問安不視疾大義已喪復講何書是侍講之職可廢也陛下不能以孝事壽皇臣將何說以勸皇子是翊善之職可廢也因出關待命及聞壽皇遺詔乃亟入臨寧宗卽位裳病不能朝改兼侍讀力疾入謝奏曰臣恐數年之後左右迎合因謂陛下事決外庭權不歸上委任大臣不能如今日之專矣夫以

萬幾之衆非一人所能酬酢苟不委任大臣則必借助左右小人得志陰竊主權臣之所憂者一也臺諫之言曰關聖聽或斥小人之過或暴近習之罪逆耳之言不能無厭左右迎合因謂陛下人主不能自由獎用臺諫不能如今日之重矣臺諫昨舌閉口無所論列君子日退小人日進矣臣之所憂者二也又引魏徵十漸爲戒懇懇數千言又奏言陛下近日所爲頗異前日除授之際大臣多有不知臣聞之憂甚而病劇蓋是時韓侂胄已潛弄權柄而宰相趙汝愚未之覺故袁先是言之及病革時時獨語曰五年之功無使一日壞之度吾已不可爲後之君子必有能任其責者遂口占遺表而卒裳每講讀隨事納忠氣平而辭切事該而理盡與人言傾盡底蘊恥一書不讀一物不知推賢樂善出乎天性嘉定中賜諡忠文